

十二集党史人物电视连续剧

传奇将军周建屏

编剧 周彩花 胡维生 许剑文
张明学 许诗群

一九九五年七月于德兴

十二集党史人物电视连续剧

传奇将军周建屏

(送审稿)

编剧 周彩花 胡维生 许剑文
张明学 许诗群

一九九五年七月于德兴

本文稿已报送下列单位、领导和学者审核

(排名不分先后)

中央、省、地、市委宣传部,中央、省、地、市委党史部门,人民解放军总政党史编研室,中央、省、地、市民政部门,上饶地委、抚州地委、上饶师专党委、德兴市委、金溪县委、弋阳县委、横峰县委、平山县委、孟县县委、云南宣威县委、江西、西安、八一等电影制片厂

汪东兴	饶守坤	张 凯	张 华	马长炎	吴官正
舒圣佑	刘德旺	钟起煌	朱旦华	黄元庆	阙贵善
徐大妹	邹国昌	危仁政	卢 权	王兴豹	胡 丹
饶士圻	王际贤	胡少春	许还山	孔宗亮	刘卫华
夏洪柏	戴三角	吴福尧	胡德江	夏勤银	贺子寿
王忠民	姜寿福	杨武连	孙和才	舒仁庆	蔡水泉
徐朝辉	杨子跃	朱 德亲属	方志敏亲属		
邵式平亲属	黄 道亲属	吴克华亲属	李步新亲属		
马步英亲属					

编 者

一九九五年七月

第一集

字幕：谨以此片献给为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浴血红土地的革命先烈们！献给为振兴中华民族而驰骋沙场、屡建奇功的周建屏将军和同他并肩战斗的千百万将士们！

全剧精彩镜头集锦。

镜头以战争场面为主。

在纷飞的战火和弥漫的硝烟中周建屏跃马驰骋。

镜头在战马飞跃时定格，推出剧名：

传奇将军周建屏

1、旷野 日

字幕：一九二三年冬

北风呼啸，彤云连着远处巍巍的群山，辽阔的天穹下，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汉子领着两个轿夫抬着一乘轿子，不紧不慢地行进在荒凉的旷野中。

旁白：一九零九年，年仅十七岁的周建屏投笔从戎参加了云南新军。在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，他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、云南起义、护国倒袁和反张勋复辟的斗争。可是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依然置身于频繁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，他看不到中国的出路，于是带着深深的失望辞去了少校营长一职携妻回江西金溪老家定居，想躬耕垅亩，安享田园之乐。

汉子策马上了一座山岗，勒马眺望前方。远处隐约可见村庄，乌云下一只苍鹰在低空中冲腾回旋，汉子若有所思地凝望着

雄鹰。

两轿夫跟着放下轿子，同时注视着前面出神的汉子，年青轿夫回身看了看布帘低垂的轿子，冲着满脸络腮胡的搭档使了个眼色，蓦地从腰间拔出手枪，对准了马上的汉子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络腮胡立即拔枪，突然瞄准了青年轿夫握枪的手腕。一声清脆的枪响后，轿中立即发出女子的惊叫声，轿帘被掀起，露出一张含着惊恐的娇美面容。

络腮胡安闲地站在路旁，手中短枪冒着淡淡的硝烟，他若无其事地看着年青的轿夫满脸困惑地捂着右手腕上的伤口。

年青轿夫吃惊地：“你、你……。”

络腮胡举起枪对准年青轿夫的胸前冷冷地道：“对不起，该送你归天了。”

年青轿夫惊惶地后退：“不，不……。”

“慢着！”汉子早已下马，显然已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络腮胡收回迈出的步子，背朝汉子冷冷道：“怎么？周营长，您难道还要替他求情吗？”

“不错！”周建屏坚定地回道。

络腮胡脸色一沉：“别忘了，他可是来杀你的杀手，你就这样轻易将他放了，不怕日后再有麻烦吗？依我之见，还是斩草除根，杀了灭口，免除后患为妙。”说完，举枪重新对准年青轿夫。

年青轿夫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忙不迭声地：“周营长救我，周营长救我！”

周建屏走近络腮胡身旁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他不过是受人指使，迫不得已，奉命行事而已，实非出自其本意，我看就放他一条生路吧。”

年青轿夫忙道：“小人全是受上峰差遣，不敢违命。”

络腮胡沉吟半晌道：“周营长，听说您是师里第一神枪手，要我放此人一条生路也不难，咱们俩得比试枪法，你若赢了，此人就随你处置。”

“不知怎么个比法？”显然周建屏已接受了挑战。

“好！”络腮胡接道：“一位好的枪手讲究快、狠、准三字要诀。你我都是玩枪的，看谁来得快来得准。”

周建屏皱眉摇头：“在下承蒙您相救，又岂敢与您试比高低？只不过是朋友相见借此助兴而已。我看不如这样，前方树枝上正停着一只鸟，你我二人从一数到三，就同时动手怎样？”

络腮胡爽快地：“行！今日领教领教你这云南讲武堂中出来的高手！”他用手指着从轿中走出的女子，“就请贵夫人做个公证，怎样？”

“子炎，算了！都已经弃职回乡，何必再争争杀杀呢？”女子上前双手抓住丈夫的胳膊阻止道。

周建屏哈哈一笑：“放心，你尽管做公证人，我们是比试枪法，又不是拼命，没啥大不了的。”说完，周建屏甩开大步与络腮胡并肩而立。

雷云仙朝二人看了看，用颤抖的声音数着：“一——二——三！”

“三”字话音刚落，络腮胡便飞快从腰间拔出手枪，举枪尚未扣动扳机，一声清脆的枪声已经响起，前方树上的小鸟倒栽下树，周建屏安闲地吹着冒烟的枪口。

络腮胡愣愣地举着枪，口中喃喃地：“想不到您出枪是如此之快，在下甘拜下风。”

周建屏一抱拳：“一彪兄，承让，承让。”

王一彪满脸惊诧，伸手扯掉贴于脸上的胡子：“周营长，想不

到几年不见，化了妆，依旧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啊！”

周建屏哈哈一笑：“大名鼎鼎的一枪追魂王一彪焉能认不出来？”

王一彪：“刚才多有冒犯，敬请恕罪。”

周建屏：“救命之恩尚未言谢，怎有冒犯二字？”

雷云仙走上前来施礼：“多谢王先生刚才搭救夫君性命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”说毕，弯腰行礼。

王一彪慌忙让开，不停地阻止道：“嫂夫人怎可如此，当初，要不是周营长舍命相救，怎有今日一彪。”

周建屏惊异地：“怎么会有此事吗？”

王一彪：“您还记得五年前成都一战吗？”

周建屏：“忘不了，那一仗太惨烈了。”

“五年前，刘存厚攻陷成都，驻蓉滇军兵败，众官兵争想奔命，退往川南叙永一带……。”王一彪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。

（幻化，化入）：夜幕中，战场上尸体横陈，枪声连片，炮火连天，滇军官兵有如散兵游勇溃不成军，唯独周建屏有条不紊地指挥一队人马边打边撤。他突然看见一位滇军伤兵在尸体堆中蠕动。他立刻跳下马走到伤兵身边替他检查包扎伤口。炮弹不时地在周围爆炸，子弹带着呼啸从耳际飞过，勤务兵在旁边催促道：“连长，快走吧！敌兵马上就到了！”

“别急！拿绷带来，还有一处伤口，马上就好。”周建屏从容地接过勤务兵递过的绷带继续包扎。

“咦，这不是一连的王一彪？”勤务兵惊讶道。

周建屏望着昏迷的王一彪：“怎么，你认识他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俩还是同乡呢！他是一连的特等射手，外号叫一枪追魂。”

周建屏笑笑：“这外号挺吓人的，来，把他抬上马背。”

“那你咋办？”

“我走路呗！快点！”

二人合力将王一彪抬上马背。

（幻化，化出）：王一彪继续回忆：“您一直将我送到叙永战地医院，一年后我才痊愈归队，后来从老乡的口中得知一切，救命之恩，一直未有机会报答呢。”

周建屏爽朗地笑道：“今天你可是用一条性命做了回报，咱俩可就谁也不欠谁喽。”

王一彪感慨地：“受人点水之恩，定当涌泉相报，何况是救命之恩？当初若非周兄，焉有今日王一彪？说来可巧，我还得感谢杨池生的那群死党赐我一个报恩的机会呢。”

周建屏惊诧地：“哦？一彪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王一彪：“说来话长。二杨野心勃勃，意图叛变，虽遭孙大帅通缉而逃，可他们却并未死心，而是暗令其死党意图将部队拉走，结果遭到了以你为首的一些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，你可记得？”

周建屏：“当然记得，莫非他们因此而想害我？”

王一彪：“不错，你深知此情，强烈反对拉走部队，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，而这次又毫无缘由弃职而去，更惹起了他们的疑心恐惧，担心孙大帅知晓此事，因此派我俩前来除掉您，方才演出今日一幕。”

“噢！原来是这样！”周建屏似有所悟。

王一彪感慨地：“是呀！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，多年共事竟会反目成仇。”

周建屏轻轻一笑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由他去吧。”

王一彪用手一指年青轿夫：“此人就听凭周兄处置了。”

周建屏一笑：“好！”走近年青轿夫身边：“你可以走了，日后干啥事都得凭着良心做啊！”

年青轿夫唯唯点头称是，千恩万谢而去。

周建屏转过身：“一彪兄，今后有何打算？”

王一彪茫然地摇头：“还没想过呢。”

周建屏：“依我看，你违抗了他们的命令，现在是断然不会容你，不如你我一起躬耕垅亩，共享田园之乐吧！”

“感谢您的美意，天下如此之大，总会有我容身之所，再说这里也并非就是一方乐土哟。”

王一彪抬头望着远方，苍穹中苍鹰缓缓地滑向远山的峰岚之中，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真正的雄鹰是不会委身于小小的山丘之中，它永远向往广阔的天空。”说着双目正视周建屏，“周兄胆识才略过人，适逢乱世，相信您是不会在平畴中久栖的，等您再次展翅高飞之时，兄弟再来追随您。”说完向周建屏夫妇抱拳：“告辞！”转身迈步离去。

雷云仙同丈夫并肩而立，她感叹道：“这人真怪，既快人快语，又令人捉摸不透。”

周建屏没有言语，目送着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瑟瑟的寒风中。他听见妻子急剧的咳嗽声方才搀住她的胳膊柔声说道：“云仙，看，前面就是左源，咱们就快到了。”

雷云仙待咳嗽止住方幽怨地看了丈夫一眼，轻声说：“到了就好，日后再也不会令人提心吊胆打杀争斗的日子了。”

“瞧，我不是挺好么，上马赶路吧。”周建屏扶妻子上马，放好箱子，牵着缰绳缓缓走下山坡。

2、左源村外 白天

通往左源村路上，四个年轻的村民手执大刀和梭标站在路口，远远的见周建屏夫妇迎面而来，两个村民忙上前拦住去路。

村民甲：“二位，别再往前走了，由哪儿来还是回哪儿去吧。”

周建屏：“为什么连路都不能走？”

村民乙：“听口音，你是从外地来的吧？”

周建屏：“自云南来，远着呢。”

村民乙：“难怪你不知道，前面正在相杀呢。”

“相杀？为啥？”周建屏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村民甲：“我们黄姓正同周姓械斗，你们还是回去，等太平了再来，万一误伤了你们，可就出事了。”

周建屏：“为啥要械斗？”

“唉！你这人也真是，干啥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。说到底，都是周姓中的恶霸‘笑面虎’惹出来的事，他将黄姓的一户人家的田产强行霸占而去，逼得那一家三口人无法活下去，他们上门去求其归还田产，反遭一顿毒打，至今伤势未能痊愈，躺在床上。我们族长不服，找他论理，结果笑面虎竟派家丁出手伤人！”村民乙脸色气愤，神情颇为激动。

周建屏气愤地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他自马上取下行李，扶妻子下马：“云仙，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瞧瞧。”

“什么？我们说了半天你还要去送死？”两村民都急了。

雷云仙也劝道：“等安宁了我们再去吧。”

“这场械斗，我能不去吗？”显然周建屏含混的语言暗示妻子，他要出面中止这场械斗。

两村民见周建屏去意已决，村民甲开口：“万一您要去，得带把伞，按本地规矩表示您是局外人，两方面谁都不会伤害您。”

周建屏笑道：“多谢二位好意，带伞就不用了，不过我有件事

要麻烦二位。”

村民乙：“有什么事，尽管说吧。”

周建屏手指妻子：“请帮我照看下她。”

村民甲：“放心吧！我可以保证她的安全。”

“谢谢二位！”周建屏说完飞身上马，打马向村里跑去。

3、周家祠堂门前 白天

周家祠堂前一百多条汉子手执长矛大刀高呼酣战。地上躺着几名受伤之人不停地呻吟着。

周建屏飞马赶到，口中高声喝道：“大家住手！住手！”

可杀红眼的人们对他的喊声根本不加理会，依然混战如旧。

周建屏从腰间拔出双枪，朝天连放四枪，枪声震撼了相互厮杀的人们。残杀中止了。

周建屏高声喊道：“谁是黄氏家族的族长？黄氏族长是哪一位？”众人目光齐盯着他，却无人答应，整个场上鸦雀无声。

“难道黄氏族长没来吗？”周建屏的语气缓和下来。

不大一会儿，人群中走出一位体形富态年近半百的老者，在他身后紧跟着两名手执器械的精壮汉子。周建屏见三人已近马前翻身下了坐骑，冲长者一抱拳：“您可是黄氏家族的长者？”

长者见对方气度不凡不敢怠慢以手抱拳还礼：“老朽正是黄可发，黄氏族长，不知先生制止大伙意欲何为？”

周建屏：“我此番前来想做个和事佬，免得双方死伤流血，不知族长可肯赏脸？”

黄可发环顾一下周围地上躺着的伤者：“如先生能还本族一个公道，老朽自然求之不得，愿意和解。”

周建屏：“族长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在下交个底，到时我自会还你公道，若不能，我也绝不出面干涉，可请贵族自便行

事。”

黄可发叹了口气：“事因本族黄可实老人的几亩良田与周氏族长田产相毗邻，他早就垂涎于老人几亩良田，几次想以低价购买，都遭拒绝。结果其设下圈套，伪造借据，强行将黄可实老人良田占去，老人与子女不服，上门求其归还，反遭毒打，现如今三个伤势严重，卧病在床，久病于床的黄可实的老伴也因此一气身亡，老人遭此打击，整日里胡言乱语，已经疯了。”

周建屏听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狠狠一跺脚：“真是欺人太甚！如此天下还有王法吗？”说完迈大步向祠堂走去。

众人纷纷避让，周建屏径直走进周氏祠堂，一进大门见祠堂内坐着几位长者，为首一位是年逾五旬秃顶乡绅。两旁立着持刀拿棍的家丁与村民。

周建屏视若无物，走至祭台前，解下背上的布包，打开几卷黄绫取出几本发黄的册子，他将册子摆在祭台上，恭恭敬敬地跪倒磕头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不孝子孙周建屏，参拜列祖列宗……”

众人给他的举动闹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。

族长“笑面虎”低声对身旁老汉耳语几句。老汉立即起身走至周建屏身边，待周建屏跪拜完毕起身方才开口问：“你可是不久前来信说要回老家的兴唐大侄儿？”

周建屏看着眼前忠厚的老汉：“正是愚侄，我怕来得唐突，所以事先给族里写了封信。”

“笑面虎”赶忙起身搭话：“贤侄在外征战多年，如今远道归来，可喜可贺，路上多有劳累了。”他用手指着老汉说：“收到你的信我们就查了家谱，这位就是你本门的二叔呢。”

周建屏并未理睬“笑面虎”，转身对其二叔抱拳行礼：“拜见二叔。”

周二叔赶忙上前搀住。“贤侄免礼，回来就好，大伙可都盼着你回来呢。”

“笑面虎”在旁尴尬地一笑：“是吗！多亏贤侄来得及时，替族里解了燃眉之急。”

周建屏冷笑一声：“哦？是么？多年在外，没想到一回来就发生了此等憾事！黄可实一家家破人亡，黄氏族人正等着你回话，讨回个公道呢。”

“笑面虎”：“我可是为了族里争口气，本来嘛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柱香，本族若不对外开战，上上下下岂不被视为缩头乌龟遭人欺凌？”“笑面虎”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，仍厚着脸强行狡辩。

周建屏面带怒容，二目直视“笑面虎”：“好一个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柱香！为自己的利益让大伙为你拼命，弄得双方互有死伤，当着这列祖列宗和本族长辈弟兄的面，你拍拍自己的良心，能问心无愧吗？”两旁众人中不少人暗自点头。

“笑面虎”被指责得哑口无言：“这，这……”顿时，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。

人群中突然窜出位年青人，口中骂道：“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周家后人，竟然胳膊肘往外拐，敢来指责我爹？”说完举起刀朝周建屏脑袋劈下。周建屏快速一闪，飞起一脚将刀踢落，一记勾拳将年青人打翻在地。

众家丁一看，拉家伙就要一拥而上。“笑面虎”赶紧喝道：“不得无理！你这个蠢才还不给我滚下去！”

从地上爬起的周家少爷，捂着腮帮狼狈退下，众家丁都缩了回去。

“笑面虎”脸上堆起笑容：“贤侄，按你这么说族里一人有难，其他人就袖手旁观不去帮衬？”

周建屏：“自然不是，族训第七条就有，族人和睦相处，患难与共。不过得看何种情况，当族人正当利益受到侵犯，所有族人理当相助，今日这事实由你无端挑起事端，害得他人家破人亡，如今双方伤亡惨重，难道你还要将族里这么多条性命都搭进去才算安心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“笑面虎”的脸象吃了黄莲般拉得老长，“哎！不管我有千般过错，现今别人都杀到门前了，贤侄说该咋办？”

“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事情因你而起，理应由你出面与他们和解。”

“笑面虎”犹豫地：“我去能行吗？”

周建屏：“只要有诚意自然能成。”

“笑面虎”：“好，我依你！”

周建屏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跟我出去一趟，见他们的族长。”

“这……”“笑面虎”面带恐惧。

一旁一老汉插口道：“这样出去恐怕有些不妥吧？”

周建屏：“只要心有诚意，相信他们不会对族长怎样。”

“爹爹！”

“老爷！”

一旁的家丁及“笑面虎”家人欲阻拦，“笑面虎”向众人一摆手：“不必多言。”跟着周建屏出了祠堂。

祠堂外，双方人众依然剑拔弩张，横刀相向。黄可发见周建屏领着“笑面虎”走出，不由得满腹狐疑，迎上前道：“先生前去磋商，不知有何结果？”

周建屏笑道：“黄族长，经在下此番说合，周族长愿与贵族和解，和为贵吗。大伙都是乡里乡亲，若二位执意以武力解决，必定两败俱伤，徒增更多人家破人亡，那二位可就成了族里的罪

人。依在下愚见，二位且息刀兵，还是心平气和坐下协商为上。不知黄族长意下如何？”

黄可发：“今日相争实属无奈，能和解，黄某求之不得，但不知怎样和解法？”

周建屏：“双方且先回去商定条件，明日双方在黄家祠堂商谈，二位如何？”

“笑面虎”：“我毫无意见。”

黄可发也接道：“绝不食言！”

黄可发一招手，带着七十多人纷纷离去。

周建屏一抬头见妻子不知何时也到了，正站在他的马旁冲他招手，他忙朝妻子快步走去。

4、“笑面虎”家中 夜

“笑面虎”捧着水烟袋端坐在太师椅上，大少爷腮帮上贴着块狗皮膏药，陪坐一旁。

他气哼哼地道：“爹，今日那野小子坏我们好事，为啥不让家丁把他给剁了？”

“笑面虎”斥骂道：“你懂个屁！人家可是少校营长，咱哪惹得起！”

“不就是穷当兵的吗？听说还是辞官不做呢？手中既无权又无兵谁怕！”

“真是孩子家少见识！没听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吗？今日他的功夫你也见识过了，又带着枪，岂是你们能近得他的身的吗？况且他混迹军营多年，亲朋故旧必定不少，日后还得靠他撑着周氏一族的门面呢。”

“明日您真的要去黄家祠堂？”

“当然得去。如今咱们可是骑虎难下呀，你想想，若族里真的

死了十个八个，事又因咱家而起，我拿啥向死者家人交代？咱们这些家产还不赔个精光？黄氏族人气势汹汹，不会放过我们，就是那个小子瞧他的神情，听他的口气，也断然不会放过我们，我能不去吗？”

5、黄家祠堂内 日

周、黄两族要人分坐两旁，周建屏面带笑容站起身来道：“蒙双方各自宽宏大度，现已达成下列协议，由周方厚葬黄可实老伴，并由肇事者于坟前谢罪，焚毁伪造借据，退地还田，负责黄可实家人的医药费以及黄可实老人后半生的一切生活费用，黄方不得再寻找理由寻衅闹事，由于双方械斗互有伤残，由各自负责医治，诸位可有异议？”

众人纷纷点头，周建屏接着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行成条文，双方族长签字画押。另外，我想再提条建议，在双方族规里补上一条，凡族内族外矛盾非刀兵强加于身不得使用武力，对于先使用武力者将严惩不贷，双方族人今后要和睦相处，共创家园。”

双方人众尽皆点头称善。

黄可发起身向周建屏说：“周先生作为周家族人，能有此襟怀，令全村上下钦佩万分，听说周先生解甲归田而又无田产，本族愿意从公产中让出几亩薄田作为小小意思送给先生，这是田契，还望笑纳。”说着伸手递上田契。

周建屏忙摇手道：“这可不妥，周某作为村中一员，化解双方恩怨，本是份内之事，再说在下从军十余年，虽无资产，但也薄有积蓄，岂敢无功受禄，受人产业。”

黄可发笑道：“周先生此番能化干戈为玉帛，免除一场灾难，几亩薄田聊表族人心意，还望周先生不要推托再三。”

众人都在旁相劝。

周建屏笑道：“如此周某恭敬不如从命。”说着从袋中掏出几封银元递给黄可发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这点小意思就权作耕田价款，留与族人做一番公益事业。”

黄可发接过银元：“想不到周先生重义如此，若是不收，岂不小看了先生，日后周先生若有事需要帮忙，尽可知会一声，黄氏族人必全力相助。”

周建屏一拱手：“如此多谢了！”

6、左源村 日

周建屏祖居旧房前，一群男女老幼正忙于修理房子，周建屏亦在人群中不停奔忙。建屏二叔帮着指挥众人干活，一队十几人的村民说笑而来，周二叔忙迎上前去，为首的一位村民道：“周老哥，听说你大侄修房子，族长派我们大伙来凑个热闹，瞧，我们有木工、砖匠，都配套呢。”

周二叔：“黄家老哥，大侄修房怎好劳驾各位，我代大侄谢谢各位了。”

村民：“周老哥说的是哪儿话！若不是你大侄，说不定我们还是冤家对头呢，咱们哪能站在这儿唠嗑呢？”

四周人们发出一阵哄笑，为首村民一挥手冲身后的汉子们说：“大伙愣着干啥，又不是来做客，快点动手干吧！”

周建屏送茶而上：“有劳大家，在下实在过意不去，晚上备有薄酒望各位赏脸，不必推辞。”众人齐应：“那就多谢周大哥盛情了。”众人各司其职，场面异常热闹。

7、周建屏家 夜

雷云仙与周建屏共坐在书桌旁，云仙做着针线活儿，建屏则伏案疾书，他写完搁下笔，妻见状凑上前去就着摇晃的灯光轻声念道：“脱去戎装事农桑，立命平畴作南望。梦里方知心是客，苍